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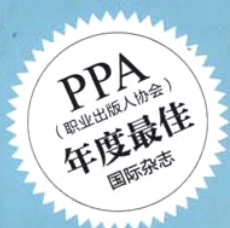
TimeOut

北京

负责一切享乐 THE CITY'S LIFE BIBLE

2012.10.26 - 11.08 第22期 总第316期 (双周刊 隔周五出版)

消费导刊



文学 复兴

诺奖之后
你应该读的
8位新作家

生活家
张永和
非常建筑师

吃喝 腌渍中国味道 **北京秘境** 大学里的博物馆
风尚 秋冬潮鞋进阶 **时尚界** Jil Sander: 阔别8年, 女王归来
远游 最丰满的藏区 **演出** 大剧院舞蹈节精选推荐



Culture 文化

文化北京，乐在其中。

乌托邦、波普 与个人神学

王广义的自在之物

(p74)



图 《被工业快干漆覆盖的名曲》

艺术Art

王广义：三十年，变常在，不变是自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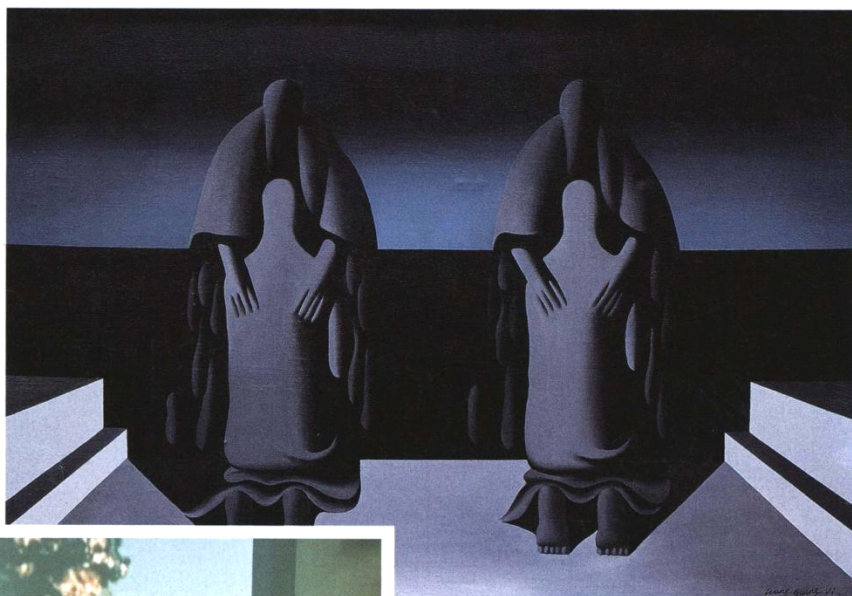
“政治波普”曾让他风光无两、位列“四大天王”，极少的展览却让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王广义始终是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此次“自在之物”全新个展是对他三十年创作之路的梳理与回顾，虽然每个作品都是当时的时代产物，但贯穿始终的是他独有的自在哲学。文 李谦

身为中国当代艺术“四大天王”之一，王广义可以说是国内个展最少的大腕级艺术家了，从参加1989年中国美术馆那场举世瞩目的《中国现代艺术大展》至今，他只有2008年在深圳做过一个个展，“黄专2008年做我的展览，作为批评家他是想呈现我的另一面，那个展览大部分都是装置，在国内比较少看到，黄专也是希望大众对我的艺术有个全面的了解。”

此次在今日美术馆的展览“自在之物：乌托邦、波普与个人神学”策展人依旧是黄专，不同的是，相对于2008年对王广义另一种创作风格的呈现，这次展览更偏向于对艺术家创作历程的研究，以及艺术家对于美术史的重要性，展览好看的同时学术意味浓郁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展览也是今日美术馆开馆十年间一次里程碑式的学术大展，从今年年初就开始邀请世界著名评论家撰写、足足上千页的展览画册中，也能略窥一二。

展览的定位是回顾展，既有二十几年前王广义学生时代的毕业画作品《雪》，也有后期风格刚形成的“后古典”系列，包括人尽皆知的“大批判”系列、比较新的“冷战美学”系列等作品，几乎包罗了王广义各个时期的所有重要作品。然而，无论你因政治波普熟知他也好、因为大型装置而倾心他也好，正如王广义本人所说，自在之物才是贯穿他作品的困惑。

“自在之物”这个词出自康德哲



《后古典系列——大悲爱的复归》

作品推荐

《雪》

王广义在浙江美术学院（现中国美院）油画系的毕业作品，作品中糅合了古典主义与现代艺术的手法，画面上雪地里的鄂伦春人无论色彩还是构图都极

《自在之物》

在125米挑高的空间内，堆放着5000余袋装在传统麻袋中的大米，很难讲展厅因此变成了粮仓还是庄严的教堂，米粒即是人生存的根本，于此时此地也是人无法全然认识的自在之物了。



《冷战美学——恐惧状态下的人群》

学的中心思想，听起来有点玄，简单点解释就是说，自在之物是人看见和感受到一切物质的根基，但它又属于你根本不能认知的范畴。这其实和根本意义上的宗教或神学很相似，神是你依赖的一切基础，但神又是你无法认知的，否则就无法称之为神。

王广义从大学时期就开始对这种神秘的哲学理论着迷，然而自从艺开始，他的作品就一直被各种错误解读着，“政治波普”无疑是其中“势力”最强的一伙儿，人们以此给他荣誉，却也阻碍了与艺术家真正的思想沟通。当然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，这种难以避免的错位解读，应该使得王广义的作品也是一种自在之物吧。

富张力。

“冷战美学”系列

作品灵感来源是上世纪“冷战”时期，用了大量那个时期官方印制的宣传品，画面上布满了规则的红色方格，这也是艺术家在时隔20年后对自己绘画形式上的一次回归。

《圣物》

艺术家为此次展览全新创作的作品，是由500捆油毡纸平铺堆放在一个独立的灰色空间中，散发着刺鼻的沥青味道，日常感官材料变更了位置，却仿佛成了全新的物件。



对话王广义：“君子慎独”

TO：最初被贴上政治波普的标签，你感觉如何？

艺术家在创作时有自己的线索和思想，但你的作品一经展出，肯定会被观众也好、批评家也好有一个解读，这个角度很可能就跟艺术家最初的想法不同，但这个没问题，艺术就是这样的。

TO：是否曾有过困惑，因为那并不是你想表达的思想，但却因那个思想被认可了？

其实倒是不困惑，因为我知道艺术自身是一个复杂的活动，但是人

们在面对它的时候通常会寻找到一个最直接的方式、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去接受它，这样反容易让艺术家的作品有更多的人认识。

TO：但你的作品还是在国内展出较少，会有这个原因吗？

倒没有这个原因，主要是我把在国内做展览这件事看得比较重，因为我也太熟悉国内的环境，大家也太熟悉我了，这就是个挺有难度的事情。而国外对我而言是相对陌生的，我会觉得国外不会很深层面理解我的作品，文化背景不同理解会有差异，这也就让我相对轻松些。

TO：最初接触哲学与宗教时是怎么样的？

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時候，那时候读书是很普遍也很重要的，会读很多书，就读到了康德，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思想，但他的某些概念让我发生了兴趣，比如说自在之物。当时我知道它很复杂，但也明白它说要对我们不知道的保持一种敬意，这个思想对我后来创作影响很大，我觉得艺术应该表达这种东西。

TO：在破除神学，遇见个人神学之前，你所信仰的是什么呢？

其实我更愿意把那些词汇说成普遍意义上的宗教，而不是具体的，那就是每个人对自然都有一种恐惧感，一种困惑，我把这种情绪理解为一种宗教感的东西。我理解的跟学者们理解的不太一样，这是个很逻辑的东西，我更多是通过艺术感官的方式来呈现。

TO：你的作品通常是表达公共的一些情绪或者是诉求，私人的体验也是公众体验的一部分，怎么去做这个平衡呢？

其实这是个矛盾，我说我表达了一些公共情绪，但其实我创作作品的时候恰恰不会考虑公众，我只考虑自己内心的一个逻辑，这个过程就是个自我精神的炼金术，你把它呈现出来之后，它才与公众发生关系，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能确定的。

TO：很多艺术家在成名之后，脱离了大众生活就会丧失敏感性，你是怎么保持着自己的敏感性的？

一个艺术家的敏感性跟他看事物的角度和立场有关系，如果他的角度是不变化的其实也有危险，应该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，不拒绝其他可能，尤其是在一些熟悉的感官材料中发现一种特别陌生的因素，那些陌生的因素可能才是艺术最有魅力的地方。像我的作品《温度》，用的就是平常的温度计，但当你换了个角度去看它的时候，就有了别的含义。

“自在之物”：乌托邦、波普与个人神学——王广义艺术回顾展►11月27日

推荐

非美院的自顾欢愉



关小《日落》

★★★★★

日落真空插头 & 蔡冬冬：向左拉动
►11月17日泰康空间

泰康空间的两个展览同时开幕，要有什么共同点，那就是四位艺术家均非专业美术学院出身，然而野路子出家做艺术，玩得也更high。先说一楼群展标题《日落真空插头》，便是关小、韩五洲、王光旭三个青年人故意以无意义方法为之——将他们的作品中各选取一个名字集合而成。“要的就是没意义，避免我们惯常对于展览主题的过度消费与阐释，让观众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家的作品本身。”

目前看来，这效果的确达到了，进入展厅人们先是被眼前地面上的装置作品《高斯》吸引，两大块铁板上放着吸铁石，铁粉被随意撒在上面产生了水波一般的纹路，加上射灯照射，散发出不同深浅的光感，这是王光旭去年的新作，充满秩序的趣味和神秘的视觉观感。另外几个看似是画作实则装置作品《无题》，在硬纸板上经过雕刻和繁杂的手工技法，使纸板呈现出不同几何图形状态，类似抽象画，刺激大脑神经元使人有些许晕眩。

就在这装置旁边，是王光旭2005年的装置作品《插头》，许多观者在经过这个插在电源上的黄铜色金属插头时，都以为是画廊的日常用品之一，加之金属导电，没有一个人去碰触一下。实际上，王光旭早已将插座的电线切断，这也正是它所试图表达的，打破你的经验和知识构架，到底什么才是危险。



王光旭《成人用品》



蔡冬冬《剧场》

如果说王光旭的关注点集中在给人玄妙美感，那么韩五洲的作品便都带有那么一点体制批判的意味。在画廊的不同角落悬挂或搁置的三个麦克风，分别被音响线、纸浆包裹，还有一个生生撞到石头上，你想发声，麦克风却被困住。意图最明确的是一个黑色大盒子似的装置，上面安装了一个玻璃罐子，罐子里是一个音响喇叭，录有一段王光旭的呐喊声。但观者并不能听见任何声响，原来那个罐子被抽空了空气，没有了传递声音的介质，显然，真空包装的呐喊声你是听不见的。

倒是有一个可以发出声音的，韩五洲用木棍、铁锹、石头等粗犷的俗物按照编钟一样排列，观者可参与其中，敲击发出不同声响。讽刺的是，



韩五洲《石头》

韩五洲将它命名为《钢琴》，你记忆力精致而高雅贵重的钢琴，与眼前如此粗粲而充满原始气味的装置形成极大反差，难道只有如此，才能发声吗？

在《日落真空插头》群展上，关小只展出了一件名为《日落》的装置作品，喷绘的画面有着大面积的粉色和紫色，这也是在此艺术家其他作品中最常见的两种颜色。加上灯管的照射，远远看去确实犹如落日余晖分外美妙。可是在画面前，就是丑陋的假花盆景，以及嫁接在枯木枝干上写有google的金属轮子。一切又变得那么现实而荒诞，你甚至说不出这是一个丑陋还是怪异的组合。

此外，在泰康空间二楼蔡冬冬的个展《向左拉动》也同时展出，作品规模不大，一个木桌子上，有一个小小的仪器，旁边摆满了艺术家拍摄的日常生活图片，观者可随意选择放在这个小仪器上，另一端连接的电视就会显示出这张图像。而墙面上挂着的是大幅摄影作品《剧场》，一对男女互相对着对方拍照，艺术家抓住了射光灯闪烁的瞬间，远处公路上正在行驶的车辆对此一无所知，就像泰康所展的非专业出身的艺术家，也像站在人生的剧场，人们自顾自的欢愉，观众来了又去。文/刘思瑶

艺术